

## 当下生存与科幻构想之间

殷崇轩

从2023年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,当下众多作家依然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写法,但此时的现实主义与既往的现实主义,又有了诸多不同。作家的艺术视野像数码相机上的长焦镜头一样,在逐渐缩小光圈,更多地聚焦在人物形象身上。而作家对人物的关注,也不在性格、心理和精神上,却在人物的困境与压力、个人的遭遇与命运上,关注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。这就使人物平添了社会性特征,削弱了人物的个性特点,这是需要引起注意和研究的一个创作问题。作家立足于现实大地,又“仰望星空”,在科幻文学的构想中,想象科学技术的神奇发展,推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。

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,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范小青就是一位执着描写农民工的作家,新作《赖英追债记》讲述的是打工妹赖英,寻找昔日的朋友王娜追讨债务的故事。事件的背景是疫情暴发期间,讨债行动变得艰难曲折。赖英从成州坐飞机到西市,到酒店隔离开,到遍城找人,可谓千难万险,步步惊心,牵动着母亲、男友的心。写出了一位底层女性的坚韧、机智、执着。最终两位朋友在方舱医院偶遇,欠债人是防疫志愿者,讨债人是被隔离者。一场发泄和解释之后,二人重归于好。又写出了两位打工女子的贫穷、善良、宽厚。小说写得质朴、灵动,又有喜剧色彩。凡一平的《大力士》刻画了一个令人锥心的农民工形象,这个微信名叫“大力士”的青年韦亮,为了肩负起沉重而不幸的家庭,不仅专找最苦最重的活儿干,还充当“真人偶”赚取更多的钱。一位独居女人看他诚实、健壮,又提出借种生子的要求,但做人的尊严、家里的期望,终使他没有去签那份屈辱的合同。在韦亮身上,折射了城市与乡村的反差,凸显了农民身上独有的勤劳、坚韧、尊严。

现代化社会物质的丰富、思想的自由,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的幸福与快乐。各阶层、各类型的人们,都陷在一种生存的、精神的困惑中。杨遥的《把自己折叠起来》,通过一趟春节期间由城返乡的回家之旅,写出了北方乡村的衰落景象,写出了两位年届五十的老同学不同的人生情状。“我”是一位已有名气的作家,但却陷在单位的行政事务中难以脱身,无奈之下决心调往外省相关单位从事专业写作,面对即将离别的故乡、父母,心情沉重。而“我”的中学同学李老虎,是个不爱读书、不安本分的人,在外闯荡多年现在却要竞选村主任,在上级面前做着“折叠自己”的戏法。小说写得扎实、深切,“折叠自己”成为当下一代人的象征意象。王芸的《礼物》以“我”深入养老院生活为线索,曲径通幽地表现了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及其他老人,他们晚年的悲伤、孤独、病痛,还有无以诉说的内心秘密。老年人问题还有养老院问题,已成为社会问题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,科幻小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,初期是以长篇、中篇小说为主,近年来短篇小说也活跃起来,且呈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特质。一些纯文学作家也加盟科幻小说创作,提升了科幻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准。

2023年的科幻短篇小说,有些作品是从正面肯定科技发展前景的。周大新的《去未来购物》,想象现在与未来是并存和相通的。年轻妻子田恬为了救治患渐冻症的丈夫袁远,不惜缩短自己35年的生命,乘坐开往70年后——2092年的时空列车,在未来的北京药店买到了特效药“速立片”,又买了水螅再生因子药片。回到家丈夫服用第一种药后很快恢复了健康,但田恬也变成了老太婆。二人离婚后田恬才想到另买的再生药片。这是一个美好的科幻想象,现在可以通向未来,绝症能够药到病除。蒋一谈近年来在短篇科幻小说上卓有建树,他把科幻与禅宗相融合,使作品独具意境。新作《空钵》表现了机器人科技不断成熟,不仅具有了思维、意识,而且在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。主人公是客栈机器人阿尔法,它完全可以协助女老板叶嘉做好接待、服务、看守等日常事务,在听说书人讲述故事时,在同化缘和尚对话时,一直在留心、思考着“真味”“情郎”“中性人”这些概念以及内涵,并同女老板等探讨这些话题。特别是它自己作为“中性机器人”,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,更是它不断思索的。最后它托着说书人送它的空钵,面对清亮的明月,顿悟到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无味即真味”。“我既不是机器男性,也不是机器女性,我喜欢现在的我,我是空性……”机器人阿尔法,已有了颗慧心、佛心。现在机器人自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,但在未来,这或许不是神话。

在2023年的短篇小说中,更看到了多篇审视、反思现代性的作品,使这些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前沿性、现代性特征。郝景芳的《树叶》,故事、人物并不复杂,但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、社会及人生问题。作品写蓝尼不相信医院给出母亲是患血液病去世的结论,他前往图书馆、档案馆查阅资料、信息。手机修理工彼特也认为自己女儿的死有疑点,正在网上追根问底。两位年轻人在搜索研究中发现,庞大的树叶量子计算系统,“是通过未来决定过去的算法”,而且树叶记载的“只是数据”“不是事实”。这样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、可笑的。蓝尼在档案馆的网上还看到,关于科技联盟与有机联盟的战争,历史记载完全是颠倒的。而庞大的树叶量子系统,却要人们相信历史记载,并在不断地删除、修改人们的记忆。王威廉的《拿什么拯救你,我的孩子》,是2023年短篇科幻小说中的精品之作。小说写未来社会,丈夫“他”与妻子麦苗,与他们关在治疗系统中患病女儿落英的来往与感情。这里呈现的是一个高度发达但令人绝望的世界。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,已没有什么关系和情感。人的“原始情感”逐渐淡化、消除。那种对子女、后代的真爱与期望,成为历史。现代化的科技系统无处不在,支配主宰着人类,人成为被异化的物的一部分。这是对未来科技、世界的深邃洞察,它绝非危言耸听。

## 关注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丛书⑥

## 镜子下的小说

陈年



从快递点取回责编关志英老师校对过的书稿,厚厚的一摞,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心里也是沉甸甸的。撕去快递包装,打开文件袋,稿纸上几种颜色的笔勾勾画画、圈圈点点,甚至有几张纸还有油点子。估计是关老师一边吃饭还一边在校对。关老师在微信上说,这是她校对完的稿子,让我再校对一下,有不合适的地方标出来。我前面出过两本小说集子,因为是自己校对的,成书后才发现有个别的错字,这几处错别刺眼,但也无法办法了。夜里我开始认真读自己的作品,虽都是几年前发表过的,可再次进入故事,就像是面对远嫁的姑娘,千言万语,百感交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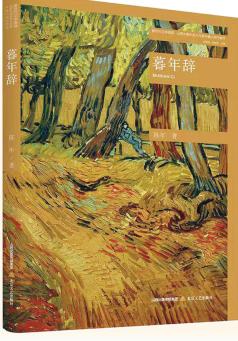
杨占平老师在对我小说集的评论里说,陈年的文学思维已经从前期的生活范围跳出来了,随着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,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,而作为一名文学写作者,必须要以快于普通人半拍的速度消化新事物,把生活范围努力扩大,让艺术判断力逐渐超前。

《暮年辞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)的7篇中篇小说里,我比较喜欢同名小说《暮年辞》,小说讲的是两代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故事,当任性不讲理的90后媳妇遇到70后的婆婆,那一定是硝烟不断。这个故事也是从我们家衍生出来的,来自哥哥嫂嫂家的故事。老少三代天天在一起,各种矛盾激烈爆发,最后弄到了年轻夫妻要离婚的地步。离婚的根由就是老人过多地干预了年轻人的生活。

普通人的生活,普通人的感情,普通人的经历,这篇小说是一部现实生活剧,估计在很多家庭里都会上演,长辈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,生活观念、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们产生碰撞,甚至是分裂。

小说的最后,老两口带着简单的行李,从儿子家离开时,有无奈和心酸,但又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,老两口有他们的生活,儿子有儿子的生活,生活没有谁对谁错,不是做数学题。做老人的孩子需要时搭一把手,平时应自觉退出他们的生活。而做儿女的,也应该检讨一下,给父母关怀和温暖。

2019年我参加第一届吕梁文学季,山西文学院请



《暮年辞》书影

《暮年辞》作者陈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曾获乌金文学奖、全国打工文学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。在《天涯》《西湖》《芳草》《山花》等发表小说、散文若干。有多篇作品被选刊转载并收入全国年选。2013年出版小说集《给我一支枪》,2015年出版小说集《小烟庄》。

敬告读者: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系列读书活动前六期圆满结束。

## “事件”需升华为“故事”

## ——《暮年辞》的特色与缺憾

马桂君

陈年早期的矿区题材小说,可以说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统一。读来第一感觉是文字老道蕴含筋骨,既有温度又不失质感,生活细节的描摹如水般熨帖,叙事平静中隐现着力度。看得出她没有话语构建的意图和野心,而是真诚地描摹世态,在呈现生活本相的同时,探索人性的暗处和闪光,趋向现实和心理双重层面的真实,这是属于陈年的小说创作的观念选择。

陈年的笔下,劳动者的后代走进城市的各个空间,生活的本质与生活的建筑形式一样,如同摞在一起的快递箱子,虽然个中的内容各不相同,终归都在诉说着来自生存的压力、需求甚至是隐痛。艺术夸张式的身份、情感等生命设定,在现实面前都降尊纡贵,以买菜、吃饭、聊天、做梦等家常的形式来呈现生活的纹理脉络,这是你我都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。当然在日常生活的平静下,偶尔也有汹涌的暗流,那是在不经意间,从细节中流露出一些平庸生活偶尔爆发出来的激情。

不要小看这些暗流,因为任何时代生活的内部都有潜流,它们是大历史动向表现在基层的风吹草动,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“末”,现实中的细枝末节跟时代的主流有特定关系。文学对生活细节的描摹虽然不直接呈现时代的主流,但是在关注、关联未来的发展动向,这是文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历史书写的独特价值。

陈年似乎也意识到了,在新的小说集《暮年辞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)里面,她拓展了故事的题材类型,着力表现一些生活的潜流,探知社会生活的触角丰富起来,延伸到育儿、升学、养老、寻亲等现实事件中。早期工业化形成的集体居住形式和社会分工,使人物的形象带有劳动赋予他们的典型面容,再加上纷杂交融的语言,关于他们心境和命运的故事映照便呈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相。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时代、一座城、一群人从少年到暮年的精神底色。

但是相应的问题也来了。首先是平稳的叙事节奏,因急于对时代变化发言的驱动,追求矛盾冲突而显得仓促凌乱。人物形象偏于速写式,削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度。叙事重情节、讲好故事本是必要

来国内大刊的几位编辑为我们的作品把脉指导,我交给斯继东老师的稿子是《白发上的月光》,还有短篇小说《重明鸟》,他对小说提出很多修改意见,最后他说我关注的是老年人生活题材。写的时候没在意,经斯老师提醒,我才发现的确如此。那一年我47岁,我母亲75岁,虽然身体还行,也到了需要照顾的年纪。

《白发上的月光》这个题目是从小提琴曲《预约白发上的月光》摘取的。我母亲独居,几年前我为她买了手机,并月缴足话费,便于联系她。我24小时开机,也让她方便找到我。有一段时间,我给她打电话,总是打不通。电话打不通,我就着急,脑子里有一百个“假如……意外”,联系不到母亲我不能做任何事,我必须马上打车过去看到她。折腾几次,我发现了一个秘密,原来她和社区的老人参加了几个保健用品班,这个学习班和学生上课一样,要签到,还要签退。课间不能接打电话,违规就取消赠送纸巾、牙膏、小镜子等小礼品。母亲很听话,为了拿到礼品就故意不接我的电话。为此,我生气极了,大发脾气,一个五毛钱的小礼品竟比我们母女的情谊还重?她根本不知道,我找不到她时,都快急疯了。

吵过几次,一点效果也没有,母亲笑着狡辩,耳朵不好,听不见手机铃响。她的笑容里有孩子的天真和狡黠。我后来也检讨自己,我们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,她参加学习班也是和外面交流的机会,在班上认识很多同龄人,大家在一起也能打发时间。母亲很聪明的,也买一些保健品,但都是花一些小钱,她更多的是为了排遣寂寞、打发时间。也算是寻找快乐的一个方式。因此我写了《白发上的月光》,里面的故事,当然有很多是虚构。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感情。

母亲贪图便宜,集资被骗生病住院,孩子们为了让母亲的病好起来一起说谎。故事有点流于俗套,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构思好,如果现在来写,我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,而不是套用这种烂熟的电视剧类型。

合上这本小说集反思,小说里面写了参加学习班买保健品的老人,写了新时代下的婆媳关系,写了社会关注的高考,写了多年后的母亲,写了下岗工人,写了二胎生子,不同的人物,不同的题材,不同的结构。记得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,孟繁华老师讲过,看一位作家的写作能力,就去看他的作品集,作家的作品集就像一面放大镜,镜子下会暴露作者的很多缺点——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作者在小说中重复自己。重读自己的小说如同和过去重逢,7篇小说7个不同的构思,大概是没有重复自己吧!

## 双塔

肖静娴

## 拉近作家与读者的距离

肖静娴

冬日午后,汾河东岸的路过书店,灯光柔和,茶香沁人,温馨惬意。几十位不同年龄、职业的读者,坐在书架一侧,或长几、圆桌旁,手捧一杯花茶,目光投向嘉宾席,倾听,交流,在两个小时的阅读时光中找寻心灵归属。

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1月12日,杨遥、手指·浦歌、杨凤喜、陈克海、陈年6位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代表作家,先后携自己的小说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六场系列读书活动,文学评论家、作家与读者围绕不同主题深度对话,彼此走近,相互激励,诠释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,发现读书的无限可能。

## 打开新颖阅读视角

对于一部作品,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解读。山西省作家协会发挥省城太原的文学资源优势,组织作家走进读者群体,讲述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、文学观,邀请文学评论家从多个角度解读作品,阐释文学本质,为读者打开新的视角,带来新的阅读体验。

第一期读书活动中,山西文学评论家金春平和崔昕平深入文本肌理评析杨遥小说集《隐疾》,认为作者吸收运用现代主义手法,经过本土的融合转化,有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表达。没有概念化处理人物,而是让他们努力生长、作出积极选择,是一种生活的磨难与个人理想的和解。当下青年人面临很多抉择,作品中许多人物有这样的困境,因此两位评论家特别推荐青年人阅读这本书。

青年作家浦歌安静的表情下,有着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。他受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影响,反映在作品中是大篇幅对“我”的书写和自我审视。第三期活动中,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慧敏将浦歌小说集《迂回的隐痛》的主观化、抒情性特征,与郁达夫的作品及西方文学作品作类比阐释,挖掘出可回味的空间。他建议读者阅读时,不要被动接受,而是主动参与进来,对本文进行再创造。

女作家陈年一直尝试摆脱“煤矿作家”标签身份。第六期活动中,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文学评论家杨占平指出,陈年小说集《暮年辞》有了明显的时代感,实现了转型。时代变了,创作者必须作出改变,陈年意识到了,靠作品证明了自己。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山西文学》主编鲁顺民提出,6部作品塑造的都是顺势而为的人物,大多是与不幸和坎坷周旋的人,造势而行的人物少,让读者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少,希望作者以后有所突破。深刻独到的点评,为读者理解、欣赏文学作品打开了窗口。

## 走近作家多姿生活

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她走过的路、读过的书。这句话尤其适用于作家。

看到活动预告有200多个点赞和近百条留言,杨凤喜感到温暖和意外,他没想到有那么多陌生人在关注他的创作。作为第四期活动的分享者,他讲述了如何从真实经验出发构筑小说集《沙发》,重点谈了文学对人的滋养。阅读与写作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,还让他越来越自信、宽容、包容。听到杨凤喜为写作制定规划,多位读者受触动,表示也要定一个规划和目标,坚定前行。

手指苦苦摸索小说创作的要义,他理性地认识到,技术固然重要,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什么,他的小说集《小县城》体现了这一阶段的探索。第二期活动的快问快答环节向读者展示真实的作家生活,手指能在嘈杂陌生的环境中写作,购买了很多科技含量高的写作装备,他读了7遍《战争与和平》,还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放在办公桌上。

陈克海喜欢在太阳下步行,运动让他从躁动变得平和,因此他把小说集取名为《烈日下》。在第五期活动中,他坦诚地表示小说创作以自己为标本来解读,没有把个人感受转化成公共话语。但在这次的对话作家李燕蓉来看,直面自己,自我剖析,需要很大勇气。“也许见证了这个时代,见证了别人,那就见证我自己。”陈克海诚恳的分享引发读者共鸣。

## 努力寻找阅读真谛

山西省职业学校读书联盟在各大院校广泛发布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系列读书活动通知,许多在校学生积极参与。他们当中大部分学生所学专业并不是文学。走近作家,通过阅读解决困惑,找到人生方向,是他们共同的愿望。

太原生态工程学校的赵培桢参加了第一期和第六期读书活动。她觉得文学、影视等艺术作品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,但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去解决,很迷茫。活动现场,她询问杨遥老师,在生活中怎样面对现实和理想的碰撞,又是怎样和解的?杨遥温和地告诉她,职业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,要用心对待,事业是你内心真正喜欢的,值得用一生的经历去追求,书里有很多经验和智慧,等待读者挖掘。

跨越大半个城市,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高飞连续六期来到现场。他积极分享感受:“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读书活动。听了六期,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我从嘉宾对话中寻找到了解决困惑的答案,还获得很多全新的知识,十分受益。”

一方面是读者对阅读的需求和期待,一方面是作家、评论家有交流表达意愿。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发出呼吁:“举办读书分享活动应该成为每一位市民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。”鲁顺民建议作家和读者多出去走走,多看看世界,思路打开了,境界也会提升。他期望山西作家是满天星斗,而不是一轮明月,而著名作家的出现需要浓厚文化氛围的烘托,良好文学生态的形成需要依靠大量读书活动支撑,推动大家相互交流、共同进步。